

编者按: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当一张报纸有了记忆的时候，便常常会怀念过去，怀念过去的事，过去的人。虽已远去，痕迹于心，仿佛是一堵上了色的白墙，怎么抹也抹不掉。我记得过去的你，记得把青春年华留在校报的你，记得你的单车，记得曾经因你的一阵微笑而激荡起来的风儿，记得那些我们明媚而温暖的过往。
水寒江静，月明星疏。静静的看这世上的人来了又去，宛如潮汐；静静的守候在缘分必经的路口，尊重每一段来之不易的感情。轻叩柴扉，换一种回忆的心情，找回诗意的简单。
光阴无涯，聚散有时。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过去，一切过去了的都会变成亲切的怀念。
I like to present myself, I miss our past.
我喜欢现在的自己，我怀念过去的我们……

(校报编辑部)

那年那报那些事

好远与好近

校报创刊五周年了。

说到校报记者团，总会有一种亲近感，这种亲近感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孩子长大了，成熟了，距离越来越远，可是，在心里又总是那么近。这是一种多么自私的比拟啊！多么无可救药顾影自怜的想念——想念与它相处的每段时光。

“早年，升大学犹如登蜀道，走一趟，看池里倒影，未竟的学分，还没亲吻的女生，都在凝眸上演一回，聊补遗憾。”写这篇小文的时候，正好看到吴钧尧的这段话，很是感动，朦朦胧胧的感动，稀里糊涂的感动，大抵青春与爱情都是这样，只是，青春的意蕴远远比爱情广。恍惚一下——五年，月牙湖畔走几遭还少一年呢？那时候，日子好远。那时候，只有第一和第二食堂，那时候，激情广场还没有广场，那时候，生活区新大门还远没有打开；那时候，偏爱年华正好，那时候，承蒙组织信任，那时候，深感临危受命；那时候，我们一起努力，一起熬夜讨论栏目设置，一起通宵润色新闻报道，一起吵闹，一起欢笑……王鹤的文采，何云霞的思辨，郑怀何的乖巧，陈婕的文静，晶晶的可爱，晓云的心灵，周晓婧的多才，贺枝的大方，林文霞的搞笑，晨捷的多谋，进富的贤惠……“背后不评人”，他们却一窝蜂地涌在我面前，甚是想念。

这时候，日子又好近。

“年年花相似，岁岁人不同。”“远走高飞”的也好，也只有我这个一路之隔的“老人”会触景伤情。春节前，忍不住悄悄溜到记者站，两个姣好的小姑娘满眼朦胧地望着我。“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如是场景，倒增添了几分趣味与感叹。“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谁说不是呢？王鹤现在在台湾元智大学，云霞去了广州寻梦，怀何大抵还留在福州……可是——流水，这两个字我却好喜欢。岁月永远是活的，洗尽铅华之后，依旧可以初心不老，如同我们的校报记者团，几经回荡，历久弥新。

一切终将远去，愿远去的每一天都在成长，都不曾落下与校报记者团的曼妙时光。慢慢长大，越发觉自己浅薄，有时候不愿意再多写。其实，谁又不是这样呢？即使写一点，也是如此按照直觉走，无须再多的词藻修饰——这样也好也罢，这样更符合常态。

撰小文共度今宵，讲故事来日方长。祝校报越来越好，祝领导老师安康顺遂，祝学弟学妹勇猛精进，祝诸位——今晚做一个与校报记者团的美梦。

(第一届记者团团长 2010级会计学院毕业生 殷海涛)

亲爱的校报：你好。

我是第四届校报记者团团长，周晓婧。

三年，从第一年的学生记者，第二年的编辑部部长，到第三年的记者团团长。这一路，让我慢慢回顾与你相遇，相知，相爱的分秒，好像穿越了时光，深吸一口气，笔墨纷飞，淡淡沉香，低转的旋律，动人万分。

一晃四年，这个时候，刚好临近毕业季，所以总是有学弟学妹们问我，你们的大学生活即将逝去，你们，有没有什么遗憾的事情？是啊，年年岁岁花相似，说来说去的遗憾，无非是没有经常去图书馆，没有趁着学生票半价多出去走走，没有谈一次纯粹美好的校园恋爱。但是，遗憾那么多，其实，重来一次四年，这些遗憾还是存在，而最不遗憾的，大概就是进入了校报记者团。

第一次听说你的名字，是因为代班云霞学姐，她就是记者团的一员，再知道我最擅长的就是文字之后，对我建议，不妨加入记者团，那里有一群和我一样的朋友，我们一样，热爱周边学生事，做校园新闻人，我们，观江夏景，我们，怀天下志。

再后来，我真正成为了你的一员，而且在你的引领下，遇到了对我来说影响足够深远的前辈们：大头海涛，二头旺文，鹤姐，晶姐，云姐，霞姐，婕姐，昌哥，豪哥，何哥。他们每一个人，都给我留下了这些后辈，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跟着他们学采访，学写稿，学方方面面。而现在的我，即将和他们一样，离开你，离开这个学校。我朝着新的方向前进着，而你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每个月一份纸质报纸那么简单。

亲爱的你，还将一群最可爱的同伴们送到了我的身边，他们组成了我最开始步入大学的挚友团，哪怕到现在，我们中间有些人不再那么频繁的联系了，但是偶尔在路上遇到，那一份并肩作战的熟悉，谁，也取代不了。我记得我们一起带学弟学妹时的点点滴滴，我记得我们一起努力做出第一份杂志的喜悦，我记得我们一起从早上八点到第二天凌晨三点还呆在记者站写稿的投入，我记得我们例会时的打闹，聚餐时的开心。我会记得，我们与其他组织一起合作推广，推广：“尽青春，展江夏”的微博活动，获得了七十万的浏览量。许诺，晨捷，进富，燕红，灵凤，婷婷，雪玲，真的，真的，谢谢你们，我亲爱的伙伴们，谢谢

你们的付出，让我们第三届记者团成为了第四届记者团的榜样，一代一代，我们一直在努力，变好。

福建江夏学院校报，是你的全称，也是我在大学里，刻骨铭心的几个字。我们背负着你的希望，奔波在这所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年的校运会，我们追逐着那些优秀的运动员，记录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每一年的毕业季，我们送走自己的学长；每一年的纳新，我们迎接一张张稚气而明亮的脸庞——我和你，共同成长，彼此永远不可拆分的私密故事。

亲爱的校报
今天，你就五岁了
这五年，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校报人与你一起成长，安静和向上
现在，我要走了
但是，总有一天
我会乘着阳光回来
躺在蓝色的小船上
犹如内心叽里咕咚的小鸟
为你轻轻吟唱
青春的歌谣

(第四届记者团团长 周晓婧)

我会乘着阳光回来

我永远都是校报人

无意间接到艺萌的信息，不禁让我停下着急的脚步陷入回忆：真快啊，校报记者团已经成立五年了。

五年前，我大二，出于热情和好奇，我加入了这一支稚嫩的队伍。一切从零开始，深夜，我们在活动室激烈地交流着每一个人的想法：栏目如何设置，人员怎么分工，新闻哪里挖掘，创新从何而来……像是期待一个新生命的降临，每一位参与者都倾尽全力心血热切的盼望这个孩子到来。当这个可爱健康的孩子呱呱坠地的那一刻，我与校报记者团便有了解不开的缘。

没有什么比让一个新希望成长更有意义的事了。我们跑去各大高校的校报记者团交流取经，我们研读吸收着报刊方面的专业资料，我们曾经互相撰稿来提升专业水平。我们一起去为了报道运动会而在运动场上奔跑，我们一起去为了采访人物熬夜准备资料，

我们一起走遍校园各个角落去搜寻新闻。一起装饰我们的记者站，一起开严肃的例会和轻松的茶话会，一起抱着散发油墨香的报纸。我记得我们开心过，我们争吵过，我们迷茫过，我们努力过，始终不变的是我们一直坚持着。

转眼五年过去，我已经研究生二年级了。时不时的我都愿意回到母校，去记者站里坐坐听他们跟我说说成果。新油印的校报内容越来越丰富，记者站里的设施越来越完善，校报的记者们想法越来越新颖，看着这一切，我也是越来越欣慰越来越高兴，我知道当年的小婴儿正在长大。

我看着校报诞生，校报陪伴我成长。虽然已经离开多时，但我知道我永远都是校报人，我与校报的故事还会延续。

(第二届记者团团长 2011级公共事务学院毕业生 王鹤)

校报五岁了！

2013年，我刚拎着包来到大学，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报名后路还在尘土飞扬装修着的记者站，驻足许久，当时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地方将会贯穿我之后的整个大学生活。一切都是从那不足20坪的小房间里开始的：报名、面试、见面会、实习、采访、校稿、出版，再到送走老前辈迎接新的学弟学妹，时间就这样流转，直到自己也成为被欢迎的学长……然而就是在这样看似枯燥的循环中，我的大学生涯被赋予了意义。在我进入记者团的时候第一届的老学长刚刚退休，江夏学院校报在整个校媒圈就如同一个新生

的稚儿，我们不得不频繁地前往各大高校向老前辈们取经，同时潜心学习专业的报刊知识，在我负责的摄影和网宣这方面真的都是一切从零开始，在摸爬滚打了一年多之后，才终于能够自信的称自己为一个校媒人了。

印象最深的是，刚升大二的時候，计划出版第一本新生副刊，为了赶上印刷厂的下厂日期，我连续三天两夜没有合眼，坐在电脑前把一本副刊排版成型，那时，距离我第一次接触排版软件InDesign仅仅2个小时。那之后为了在每期出版前帮助新人处理各种错误，在这间记者站里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通宵校稿，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凌晨星光下茶壶上

的氤氲和那些趴在稿件中熟睡的脸庞，多想再回到那些年，沏一杯茶，就这样静静地坐着，默默地看着，在记者站那棵繁茂的树下，有我们的笑声，有我们的哭声，有我们的勉励，还有我们的传承。

一转眼我已经离开了记者站，离开了母校，在这另一片星空下，我祈许着，愿这陪伴我人生最绚烂岁月的记者站，能够陪伴更多的人成长。

五年，只是起点。
(第五届记者团团长 2013级金融学院毕业生 王晨捷)

五年，只是起点

天堂，无法忘却的缅怀

——怀念王路滨同志

2012年的6月15日，校报创刊号顺利付梓。岁月如梭，时光荏苒，2017年的6月15日，我们的校报迎来它的五周年生日。但是，当初和我们一同创办校报的王路滨同志，却再也看不到这一天，因为他已于2016年5月30日早上6点30分去世了。庚信曾说：“唯有山阳笛，凄余思旧篇。”而这，大概是我此时此刻的心境吧。

记得七年前，我刚到宣传部工作的时候，王路滨同志是我们部门的领导。后来，又听说他是高干子弟，心里多了点敬畏。没有想到他一点架子也没有，还没有过几天，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喊他王处（他曾经担任过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学生处处长了）。那时候，我对新的环境很陌生，性格内向又不擅交际，在整个行政楼里，认识的人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去教工食堂吃饭的时候看到别的部门的同事，想打招呼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只好尴尬地笑笑。只有王处看出了我的窘迫，每次都悄悄指给我，某位同志叫什么名字，在什么部门。虽然只是很小的事情，但是我至今都很感激王处的细心和关照。

王处有一颗长者的心，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年轻人，愿意和年轻人打交道，也喜欢和年轻人交朋友。装修好的大办公室，他让我们，自己用小的

差的；好的家具好的电脑，让我们，自己用破的旧的。以前教工食堂的饭菜不好吃，王处就经常带我们去外面吃点好吃的改善生活。到了买单的时候，王处总是抢着付钱，我们都觉得非常不好意思，王处却说：“谁规定了一定要下属请领导吃饭？我做老大哥的自己掏钱请你们年轻人吃个午饭，工作餐，有什么大不了的。”像所有上了年纪的人一样，王处也喜欢唠叨，吃饭的时候会对我们讲过去的事情：“我当年在某某地方插队的时候……”开始我们听着觉得新鲜有趣，后来听多了就烦了，再后来就会开玩笑说：“知道啦，知道啦，那时候很苦，饭都吃不饱！”王处一点也没生气，下次吃饭，还会继续忆苦思甜。人的生命是多么的脆弱，俯仰之间，已为陈述。我们是多么的希望王处能活过来，再听他这样唠叨啊！

王处性格豁达，平生爱酒，颇有点阮籍刘伶的影子。喝的也不是什么名贵的酒，常常就是最便宜的二锅头，几块钱一瓶。因为爱喝酒，又爽快，别人来敬酒都是酒到杯干，有时候会喝得大醉，难免被大家议论几句。但我觉得，人多少有点爱好。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爱喝酒，这恰恰是王处的真性情的流露吧。

王处身上，最值得敬重的品性就是厚道和念旧。学校创办校报的时候，一切从零开始，没有规章可以遵循，也没有材料可以参考，就我和王处一老一少两个人大眼瞪小眼，你看我，我看你，从头开始摸索。有了疏忽挨批了，王处就把责任揽过去扛起来；有了好的创意被表扬了，王处就说是我们的见解；对别的部门的工作，王处也是多补台不拆台，总说能多帮别人点就帮别人一些，不要计较。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王处平时不吃水果，那次出差去三明回程的时候，王处特意花了不少钱，买了满满两大箱的进口水果，包了个大红包，跑了几十里的山路，去看望一个在乡下的朋友。这个老同志曾经和他一起在乡下插队过，下岗后又病着，经济情况不是太好。王处一直安慰他，临走时还觉得过意不去，又把身上剩下的所有的钱都掏出来留下来给他的家人。我看着非常感动，也很尊敬王处这种念旧的品性。我觉得一个人是否值得敬重，并不是看他给你多少好处，而是看他的品性。在这淡薄的人世间，见多了世人的跟红顶白，见多了“富则易妻贵则易交”，有几个人像王处这样，自己当了领导，还记挂着几十年前的穷朋友呢？

王处对朋友和下属很大方，对自己却非常小气。“公家”这个词对我们这些80后来说，有点遥远和陌生，但王处生前对我们说的最多的词就是“公家”，最怕的事情就是花钱。记得那时候条件比较差，王处把好的家具都让我们，自己办公室里就一张旧桌子，一个板凳，仅有的一个旧木橱用来做资料柜，旧得褪了漆不连，连玻璃也破了好几块。别的部门来办事的同志们看了都笑，私下对我说：“小林，你们领导的办公室也太寒酸了，你们也不想想办法！”我婉转的对王处说：“您这桌子的年纪怕是我大。”王处说：“搞不好是比你大，我刚工作的时候就跟着我的！”我只好说：“都破成这样了，连玻璃也没有，钉子都露出来了，整个都歪了，向学校申请换一个吧！”王处说：“不要不要，还能用，我反正是快要退休的人了，浪费公家的钱做什么。”他就自己找了几张牛皮纸，按照尺寸裁了，糊在破了的柜子上。之后，其他部门陆续淘汰了那些破旧家具，王处就四处“淘宝”，他办公室里那坏了条

腿的茶几，少了一块板的旧沙发，缠了麻绳才结实的旧藤椅，都是这样淘来的。这支“三国四方”的家具部队，他一直用到退休返聘，到现在还在他的办公室里。

后来，我们的旧办公电脑陆续更新换代了，只有王处自己的那一台旧电脑他坚决不肯换，他说：“我年纪大了，只会上校网，要那么好的电脑做什么，不要浪费公家的钱，不要买我的，买几台新的你们年轻人有的用，就可以了！”那台老掉牙的电脑一直用到某一电源坏了无法开机了，才退出现役。王处怕花公家的钱，对我说：“你去和资产处的同志商量一下，申请买个最便宜的，几百块钱的就行。”我说：“现在的电脑有几百块钱的吗，再说怎么招标呢？”王处还是怕花钱，又不放心的叮嘱我说：“反正能便宜点就尽量便宜点，公家没什么钱。”部门搞卫生的时候翻出来一些学校合并前的旧公文稿纸，由于年代久远都发黄霉变了，我们都准备扔了，王处舍不得，又捡回来自己留着照用不误。正面写完了背面接着写。开会的时候，别人都用着新的会议记录本，只有王处一直都用着那个老旧的塑料皮笔记本；我们让他换一个，他不肯，说还可以用就不要浪费。记得有一次去学术报告厅开会，散会后王处看到电灯还开着，就走上楼去想要关掉，可是一时又找不到开关，就喊我们帮忙找。旁边的学生看着都笑，我们都觉得有点尴尬，王处却不以为然的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大白天开什么路灯，不浪费吗？公家的水电费就不是钱吗？”身教重于言传，至今，部里的同志们白天看到走廊路灯亮着都会自觉关闭，办公用品都坚持双面使用，尽量不浪费每一张纸。

王处舍不得花公家的钱，也不愿意麻烦别人。记得有一次，教育厅通知派人去开会，因为王处前一天发烧生病，大家商量要不要让后勤部门派辆车。王处一听就打断了我们，说：“我自己坐公交车去，55路车方便的很，不直走就走几步，最多转车就是了，派什么车，浪费公家的油钱。”印象中，这是王处唯一一次拉下脸。他很严肃的对我们说：“以后要记住，咱们不要用公家的车，不要给别人添麻烦。”我们都记住了王处的教导，从那以后部里的同志们外出办事再也

没有申请派车了。到了王处病重的时候，支部的同志去看他，王处没有对组织和单位说一句自己的困难，却挣扎着起来，交了最后一次党费。这也是王处一生中，最后一次交党费。王处生前，从未对我们唱过什么高调说过什么漂亮话，可直到去世，他都还一直记得一个老党员的本分！

在王处的追悼会上，看着他的遗像，我难过的流下了眼泪。我也是知青的孩子，王处就像是我的父辈，他们这一代人活得太苦、太难、太累、太不容易了！他们成长的时候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求学的时候赶上上山下乡，成家的时候赶上计划生育，立业的时候赶上下岗再就业，孩子读书赶上大学收费；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抱怨，再苦再难再累都是自己扛起来，一步一个血印的咬着牙拼命往前走！他们几经雪欺霜冻，好不容易到了晚年可以歇一口气，赶上了盛世却骤然凋谢！我哭王处，我哭病魔的无情，如果没有这可恶的疾病，哪怕按照人均寿命计算，王处至少还可以活几十年！我哭王处，我哭他们一辈子的兢兢业业，我哭他们一辈子的克勤克俭，我哭他们插队时的背井离乡，我也哭他们年轻时挥洒过的五劳七伤！我哭王处，我也哭这些年来身边那些过早离去的同志们，我哭他们这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崛起干尽了脏活累活的一代人，我哭他们这些迟开而早谢的人！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间世事无常，现实总是常常显露出它不尽如人意又面目狰狞的一面。死者长已矣，作为生者，我们每个人都好好活着，为爱自己的人活着，为欣赏自己的人活着，为自己爱的人活着，最重要的是，为自己活着。我们对逝者最好的怀念，就是代替他充实地去活，活在他不能经历的一秒，经历他所不再经历的世界，做好他来不及做的事。王处现在去世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王处生前和我们一起创办的校报，继续认真地办下去，而且要精益求精，办得更好！

我想，这才是我们对王路滨同志最好、也是最深远的怀念！

(宣传部 林莹)

